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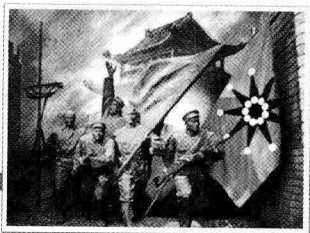


庆祝建党90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西北辛亥革命事略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 编
王永涣 张胜波 牛敬飞 校订

XIBEI XINHAI GEMING
SHILÜE



XIBEI XINHAI GEMING
SHILÜE

西北辛亥革命事略

陕西革命先烈哀恤委员会 编
王水涣 张胜波 牛敬飞 校订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北辛亥革命事略 /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 ;
王水涣等校订.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6-04062-1

I. ①西… II. ①陕… ②王…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西北地区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228号

责任编辑: 党晨飞 马晓燕
装帧设计: 石 璞

西北辛亥革命事略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 编
王水涣 张胜波 牛敬飞 校订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7.5 插页2 字数464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062-1 定价:48.00元

序言

辛亥革命(1911)是20世纪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至今(2011)已有百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当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它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开辟了道路。武昌起义后十二天,湖南、陕西首先起义响应,宣布独立。

陕西响应武昌起义较早,不是偶然的,《西北辛亥革命事略》有所论述。此书原名《西北革命史征稿》,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发起,经过十多年的采访搜集,并加以编订整理而成的一部记载民国西北革命史实与人物的资料集。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是由民国元老于右任、刘允丞等先生提议设立,专门从事辛亥革命以来为西北革命民主进步事业牺牲的先烈事迹进行调查记叙和抚恤等活动的组织,1941年刘允丞先生去世后,该会更名为“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并在于右任先生关怀督导之下,继续从事此方面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虽然中间经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经费多次遭遇困难,人事亦变动极大,在主持者和参与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终于在1949年年初完成了上、中、下三卷本的《西北革命史征稿》,堪称民国时期编纂的有关陕西辛亥革命史最重要的著作。

陕西辛亥革命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如本书中所述,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陕西就设立了支部,在井勿幕等人的积极推动和周密筹划下,陕西革命势力较早实现了同盟会员、新军党人、哥老会党等三股势力的合作,革命具有较为充足的武装力量基础。革命思想宣传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充分,省城西安开设了十几家秘密进行印制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机构。在湖北武昌首义之前,陕西的辛亥革命力量

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并且为起义做了充分的自觉准备,因此当时的同盟会领导者,吸取了以往在沿海地区如广州等多次起义失败均因该地近代通信技术发达,清朝官吏容易事先准备而使起义失败的教训,拟从陕西当时通信技术较为落后,而民风强悍、民族思想浓郁的独特优势出发,有起义可先从陕西发动的设想。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本书中在论及西北辛亥革命意义和陕西辛亥革命在整个北方革命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问题时,也批驳了那种认为陕西辛亥革命只是被动地“闻风响应”的观点,在逼近西北辛亥革命历史真实的同时,展示辛亥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多面而复杂的内涵。

本书编纂的最初倡议者之一为刘允臣先生(1882—1941),名守中,字允丞,陕西富平人。早年在家乡跟随贺复斋等先生学习。1909年结识井勿幕、郭希仁等,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陕西响应,刘允丞在陕西参与军幕,转战东西。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谋于陕西三原起兵讨伐,事泄未果。1917年冬与王诚斋、张义安、邓宝珊等在渭北联络组织靖国军,响应护法。1920年任靖国军总指挥部主要参谋。1924年10月,与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务。因段祺瑞阻挠,未能成功。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后脱离政界隐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太原至南京参加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和1934年曾两次到内蒙古调查实业与国防。1936年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往来于南京、武汉、重庆之间,积极主张抗战。1941年病逝于家中,著有《续汉书郡国志释略补注》等。

本书编纂最主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为于右任先生(1879—1964),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中国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于右任先生与西北辛亥革命有着最为直接和长期的关系,这在本书中有着比较充分的记述。早在清

朝光绪年间,他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在马相伯先生帮助下进入震旦公学,后在震旦学院肄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尊奉袁氏的北洋系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随着张义安三原起义的成功,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抵抗陈树藩和北洋军阀武装干涉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长期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先生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1964年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先生对《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的编纂十分关注,书成后特意为此填词十首,刊于全书之前。该书编纂者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为了表达对于先生支持编纂工作的敬意,也特意将给于先生的请示信函置于此书扉页。

《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分上、中、下三卷,连同书后的“附录”总计约30万字,原书上卷模仿传统史书“纪事本末”的编纂体例,在“西北革命大事记”之后,依次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国、靖国军革命、首都革命、西安围城等重大史事等进行了详细完整的叙述。中卷“先烈纪传”则近似传统史书中的“列传”,按先烈传记原始材料进行了统一改写;下卷汇集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原始资料,包括当时革命同事好友和学生门人等为先烈撰写的各种碑传哀诔等纪念性文章,三卷记事记人,编纂格式整齐的传记与原始依据材料相互配合,是研究陕西和整个西北辛亥革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原书系繁体竖排不分段,也未加标点,不便于普通读者阅读。考虑到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保存的珍贵历史资料,应该让普通读者了解其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即是按照《简化字方案》等国家语言文字

规范标准,对原书进行简化整理,而不进行解读和发挥。同时由于原书中原始传记类很多文章仍然具有和古籍文章相类似的特色,因而也较多参考了当前通行的古籍整理规范。在整理过程中,遇到生僻难认的地名,如陕西整屋,按地名新标准改为“周至”;“鄠县”改为“户县”,并加注释说明;对于因人物姓名用字生僻而易导致误解或传写讹误的情况,如杨虎城将军原名“杨彪”,由于影印本字小不清楚,有很多现代研究资料都误传为“杨彪”,这类情况,整理者也加注释进行了说明。但对于书中涉及行政名称历史沿革及具有民国特色的地名人名表述,则保存其原貌,不强行统一,如河北廊坊在民国时称为“廊房”,石家庄曾称为“石庄”,整理者均作了保留,并在注释中简要说明。

对于书中的事实内容,整理者抱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尽量保存原样不予改动,有少数地方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时,该书仍然按民国后期旧习惯予以贬称,这显然不合适,整理者进行了变通处理。

另外此书尚存在部分文章有目无文的情况,如下卷的《陆军少将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公家传》一文,整理者在目录中做了阙文标记说明。

该书目前存世的原本尚多,此次整理即以 1949 年在陕西西安出版的铅印本为底本(现藏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考虑到当时几次印刷中存在的改动,也参考了上海书店 1989 年的影印本,两书有明显不同处,尽量遵从原稿。原稿中存在的少数明显讹误,整理者根据后来研究编集的《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靖国军》等资料的相关记叙进行了更正。

本书整理从 2005 年冬季即开始,由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王水涣、张胜波、牛敬飞三位同学分别担任三卷的简化整理工作,他们三位都受过历史文献整理的专业训练,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有一定的研究,又有整理好这部资料的志向和信心,这就保证了工作能够长期有序地进行。整理期间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提供了资料查询复制方便。2007 年夏季初步整理成书,又送到陕西西安事变研究会等单位,请有关辛亥革命先烈的后人对部分存疑史实进行了订正和补充。2008 年初,杨虎城将军嫡孙杨瀚先生审阅了书稿;当年夏天起,王诚斋先生曾孙、西安事变研究会王希平同志对该书进行了三轮仔细

的校对与适当的补充。2009年冬季，该书稿经兰州大学张克非教授热心推荐，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初步达成出版意向。2010年，西安市于右任纪念馆表示愿为此书提供历史照片资料支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这六年整理过程中，王水涣、张胜波、牛敬飞等同志深深感受到整理历史资料，接续民族记忆是一件虽然辛苦但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方面他们自身在认真查阅资料，考证整理过程中，对西北地区和全国辛亥革命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尽管在从整理到出版的过程中也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总能在各方面的关怀指导帮助下，经过努力得到克服，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钦佩。2011年春，王水涣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整理此书稿的情况，我听了，很感动，愿意为此书作序。

2010年，本书出版得到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专项出版基金的支持，得以在甘肃人民出版社获得选题立项通过，整理者诚恳感谢西北大学领导对此书出版的热心支持。

本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来临之际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我祝愿此书能为辛亥革命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张岂之

2011年5月15日于西北大学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名《西北革命史征稿》，为繁体竖排铅印本，未加标点，虽富有史料价值而颇不便普通读者阅读，西北辛亥革命历史之诸多史实也由此长期不彰。此次整理重点突出辛亥革命历史，凡与辛亥革命无关之事，一律作了技术处理，并改用新式标点，查阅相关史料，改正了原书当初编纂时限于时间人力而导致的明显文字与史实错讹。

二、本次整理，以该书原本，即一九四九年原国民政府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所印行之铅印本为底本（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藏），参校了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时所据之上海本（“民国丛书”本），两本不同处，遵从原本。

三、本次整理出版，抱着尽量保存历史资料真实面貌的态度，对原书只做了文字简化，有关系统史实的叙述，若与后来研究成果不合，暂不予改动。对于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视情况作了保留，个别难读的字作了注音，难懂词语有简要脚注。对于原作中的书名，本次统一加了新式书名号。

四、原书前所系的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致于右任先生函，于右任先生为本书所作题词，及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所作序，均予以保留。原书“凡例”对当日成书编纂情况介绍甚多，也加标点后附于本“出版说明”之后。

五、此书重新整理后更名为《西北辛亥革命事略》，实际内容也包括了与辛亥革命相连续的一系列后续革命事迹，如二次革命、讨袁护国、靖国军革命及首都革命直至西安围城等，书中涉及人物也多数参加过其中的系列革命事业，其事件时间下限约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会师郑州，人物记述一般不特设下限。

凡 例

一、本书原名《西北革命史》，以二十六年起着手征集资料，中经抗战人事变迁，所得稿件无几，其辛亥首事、秦陇复汉军之文件只字无存；讨袁护法之役档案均存督署，直军入关，付之一炬；靖国军之役，时间较长，其大本营则在三原，韩黄之战成为灰烬；国民二军之役，中原旋师，不持片纸，以故执笔者羌无根据，向非当年从事之人，几等于悬空虚造，其所征到之稿，又多罅漏不完，往往于一事之本末，一人之出处，辗转函问，几经厘定，故各先烈传记有极似简略者，一再期待无法增补，不得已于三十三年将既成之稿作三次分印三册，分别送致各方同人，请予补正纠缪随时交来，以备辑成定稿。其后次第收到来函，是正者约三十余起，当即逐一补入。但审视全文，仍难成为定稿，窃念日月逾迈，人事迁移，故决就刻下更正之稿再行付印，定名曰《西北革命史征稿》，以俟更有所得，再图铅墨，庶期永成定本。

一、西北革命军事迹绵历三十余年，中间包括西北革命历次战役，方輿广袤数省，参与革命人士无虑千百，今欲排比事实勒为专书，不惟具有史才史识史学之通才卒不易得，即本事材料亦感缺乏，兹刊仅就力所能及，以存事实，未可与一般著述者相提并论。

一、书中于死事先烈概从立传，更能得其志铭墓碑家传者亦统为编入，藉资互证。其健在之人除叙事时见于文中，概不别立专传。

一、三十年来，西北革命人士捐躯赍志于疆场者，实不止于此数。闻见有限，搜访未周，其间漏列者应不在少，当再从事访求，仍盼阅者如有所见随时来函提示，俾他日重印定本时可以补正。

一、本书已经付印，尚续有收到之稿，如李寿亭、樊亮丞、李养泉、程运鹏，兹一并附入下册之末，全书目录已在印上册，时先经印出，故各篇之目不及列入总目，致成脱写。

一、本书共印成上中下三卷，上卷为记事之文，中卷均为传记，下卷为附录及诸先烈之墓志、碑铭并续得之文在焉。

一、各革命战役中殉职捐躯者有文职、军佐、地方耆绅、宾客之从军者、团队人员、于例均得备列其名，且其中实多俊伟秀异之材，惜乎所得甚少，仍乞阅者有所闻知，随时见教。事关史实，敬希无吝往复。

一、本书征稿以杨子廉先生费神最多，其所征到之稿亦最夥，例得叙出。

原 序

褒恤会顷以文来言所为《西北革命史征稿》经十余年之搜集纂著，近始成书，急思授梓而苦于经费之无着，因备言采访之艰难，缀辑之旷日经时，请为筹拨印资，庶免散失之虞，不惟任其事者十余年之辛勤不止虚掷，而诸先烈之声光浩气与西北三十年来之革命史实亦将永赖以无坠。余详检全秩，则自辛亥以来西北首事诸公以暨数十年来革命之事迹与夫先后死事之国殇举弥有遗焉，虽其间文字之裁量繁简，事实之容有未备，体例之或未尽合于史志，然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举其所知以求其所不知，要为无害也。余喜其条贯清晰，一寓目而西北数十年之史实硕然可见，因给以印刷之资。俾早日付印成书，想亦西北人士及有心我国革命史实者所共乐睹也。余则犹以为著录史志，不厌精详，他日若更得求诸故老，网罗散失，排比精审，的然成一西北革命信史，布之通国，藏之史箴，则又余之所殷望也，书既付印，来请弁语，因书此以志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识

委员会致于右任先生函

先生勋鉴：三十三年，敝会曾以所印《西北革命史征》初稿送览，并请阅后函示意见，良以时往世移，年逾一纪，整理放失，其道弥艰，明知脱漏舛谬之处必不在少，至非集众广思莫衷至是。故请于检阅时随事指正，函告签定，俾得重行易稿，期于至当，嗣后共计接到来函三十四件，纠谬补缺，实多定正。除已依照来函逐一补入，更是兹犹恐尚有遗脱，故一面广征诸先烈之碑铭、行述及私家传记，合并印存以资互证。兹以岁月不居，延引过久，一面就现已是正之本重行付印，版本较前微为精善，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记事，中卷为传记，下卷为附录，所征志铭及最近续辑者附入下卷。兹再申叙前意，仍请于阅览时，见有记载舛误与事实刺谬者，即祈随时见教，其或情节较复一时不易笔举者，亦乞迅赐函告，即当派员面取，节略载笔从事，总期无负已往之先烈，不乖当日之史实，俾得众情允洽，永成信史，然后更烦梓人刊为定本，不独敝会不负执笔之责已也。兹附上重印《西北革命史征稿》一部，共计上中下三册，即请检收示及为禱专此并颂公绥。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启

三十八年二月

追忆陕西靖国军及围城之役诸事凄然成咏十首

于右任

一、中吕醉高歌

关前春雨，入歌塞上，惊沙浪锁，
劝君莫唱家山破，太华莲开万朵。

二、前调

禹王庙上风高，黄祖陵前树老，
长途驻马乡人笑，留得诗情画稿。
(七年由禹门渡河至延安转三原。)

三、前调

当年仗义登坛，苍隼护巢竟返，
云屯牧野繁星烂，西北天容照眼。
(成立总司令部编义师为五路。)

四、前调

死伤谁覆戎衣，饥馑翻怜战垒，
文人血与劳民泪，天下歌呼未已。
(吊于鹤九、李春堂、宋相臣、樊灵山、惠有光诸先生。)

五、前调

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
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
(吊朱佛光、李子逸、胡笠生、彭仲翔、柏厚甫、周定侯诸先生。)

六、前调

魂招东里心惊，路入南仁月冷，
山河百战人民病，五丈原头自省。

（南仁村为井勿幕先生殉难处，十一年夏岐凤败后予由甘肃南下。）

七、前调

贝加湖畔云开，乌拉山前冻解，
誓师大漠风云待，金鼓东征未改。

（由苏联至五原入陕。）

八、前调

名城高挂残晖，燕子犹寻故垒，
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西安围解后军民二坟皆负土所成，故名曰负土坟。）

九、前调

丰碑为墓文豪，凶岁难安父老，
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

（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十、前调

自由之战经年，革命成功尚远，
太平乐府人间遍，呼唤中华运转。

著 论

中国国民革命之兴起，其成为此时期之社会主要思潮与发动此革命之主要力量者，南北地区各有其因素，而共向三民主义建国及建设新世界之大道迈进。在珠江流域省份，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流风坠烈犹影响于民间，虽金田旗鼓已销歇于顽梗之衣冠，而领海夷伤仍指点为沉默之传说。外则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人民生活情状起绝大之变革，其由农村经济破坏迫而远涉海外者，或则尽历诸殖民地之残虐，或则憧憬于民主之治，或则深察远想知社会存伏之危机，民生困穷，斗争必起，生产形式已至穷，则必变之时。凡此原因，必将熔练为主张，创造成时势。总理应运挺生，所倡导之主义，所决定之革命策略，其为历史使命与地理环境之真实，旷时代而不容疑者也。至于黄河流域民族之意识，故国之眷瞻，二百余年来遗民孤忠长在天壤，空山零雨以经术相传授，粹保志行，并研究水利农田仓储垦牧诸学为经世之用。而不沾浼于当世功名。北方之学，所用精微翔实者，盖义理之审辨深，则夷夏之周防谨，生民之利病切，则庶政之设想不废。且异族之虐政下，非复明夷待访之年，而今日之山河，非皇汉坪潏之旧，今日之文物，非先民缔造之遗。人民憔悴，呻息孱焉，向尽势已绝不可久。又自英法联军及八国联军进犯以来，彼专制政府，对外则失地丧师，驯顺受命；对内则骄顽压迫，益绝人民之生机，而成为国家求自救自立之绝大障碍。当是之时，舍革命之外无他途。北方人民益赧赧起矣，雷霆奋发，南北相应，故其时虽主义之传导未周，行动之纪律未一，而咸知此事之不容已。即亦各忠其所知，各尽其所安，各就一地方之力从事革命，所谓先为天下作驱除，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此亦革命必有之经历也。主义之推行与成就，非有此经过不为功。夫革命固为一科学之事，而当其爆发之初，智力之不齐，人事之不臧，顾未尝深思密计，往往

悉凌厉动乱之能，事以出之若甚反于科学条理者，其实此种鲁莽冲突现象，蓄之既久，实反映社会内情之不安，认旧现状既无须保持，即大破坏不暇抉择，正革命所以必发生之故也。在大破坏中随而发现何者仍当保留，何者且当建设之新条理，然后革命行动与其力量乃渐丽於革命主义之所要求，斯亦仍合於科学之观察也。革命发生后，一切事态发展在不断进步中，亦不断使革命之领导归於充实，革命为无前例之事，其策略亦随时势而推移。此革命大业中之甘苦，吾人苟非欲倖炫天功，固当黯然回忆，承认此事实也。故中国革命发生并发展於若干不同之地区，方法形式诸不尽同，而惟主义之趋向，有历史之命定，有时代之指示，信仰无殊，目的共赴，以卒抵於成功之域。故殊不能以方域之见，只认革命之一巨流，而泯却发生革命之全面意义。其形势较绌，客观条件较艰苦之他一地区，凡其事之所能至，皆其力之所已尽，志士仁人之苦斗牺牲，尺土寸天之殚精区画，山川穷隔，风气罕闻，然成其为革命策源地，在整个革命运动中之效献，固炳然长在也。前事不忘，所贵乎史无阙文，抑一切不获已之事，实不可再之教训，不必要之残伤，不忍讳之阙憾。以检讨革命事业之用心，比事而属辞，知人而论世，则知成毁之迹，相需相应之效，有以明作始之简而将毕之巨，造端乎一方而同功乎天下。今日去辛亥革命已三十年，始欲叙此经过，为他日史事之征，故首当申言此项工作之意义，夫关系国家民族之一大事，与若干人生命心力之所注，自辛亥而讨袁护国护法，尤以陕西靖国军之展现，为西北革命同志乃至全北方革命同志死生患难之所经营，以一隅之地当六省之兵，历五年之久。昆仑之山，黄河之水，百战千战，万人一人，安可使光灭景绝，顾大风乡里寂然哉！当时经制军政，建树文物，规模燦然，不以危迫在畴，曩为辛苦之筹，为在今日见开创之谟，则斯更不能不及时纘载也。吾人固谓陕西为中国西北乃至北方革命之策源地，亦北方革命同志集献心力之地，远应天南，共荷神圣之使命，事具可征，文惟求信，载笔之始，谨述论云。